



散文組  
第3名

# 臺大醫學校區楓城新聞與評論 第19屆(115年度)徵文比賽



得獎人：劉裕緯

就讀系別：醫學系 五年級

得獎作品：從副駕到駕駛座

得獎感言：

謝謝評審、謝謝外公、我的家人、謝謝陪我看教父2的兩位，去雲林的同學們，謝謝一路走來的自己。

# 從副駕到駕駛座

## 醫學五 劉裕緯

傍晚從臺中醫院出發，剛作完兵役體檢的我有點疲憊，新買的一台運動相機，背包放在副駕、行李箱在後車廂，我打開連著手機藍芽的音響，播放清單是 Spotify 裡面我自訂的 playlist 〈Max 開車聽的歌〉，車子緩緩地開離開臺中。

一個人開在國道一號上，一路向南，從中投公路切到國三，在彰化交流道換到國一，南下經過彰化員林，最後到西螺、虎尾，路線沒變過，變的是座位上的人，還有我聽到的歌。這條路來去的車流，也有我從兒時到現在的記憶，現在是我握著方向盤，而很久以前，我坐在副駕，看著坐在主駕的外公，那時候的車子是一台藍色的福斯車，當時還是用卡帶的播放機，以前車上總是有各種民歌跟台語歌，他一邊握著方向盤，一邊哼：「風吹啊，風吹啊……」，唱著唱著有時開始講古，每經過一個交流道，他就像被某個地標觸發：「這邊以前，我都去某某市場賣太白粉。」那些中文台語交雜的故事中，慢慢拼湊他的過往。小時候我看他著他的側臉，他的身材魁武，有著粗壯的手臂，有時會買飲料給我們，而生氣的時候很嚇人，那時的我不懂血壓、血糖，只知道他需要從藥盒裡面每天吃幾顆藥。

多年以後，我自己坐上駕駛座，國道一號還是同一條，但歌曲換成了 Kpop 和 deep house remix 的合集，偶爾才會切成小時候聽的那些老歌，踩著油門，看著沿途不斷變換的景色，田地道路一片一片的退去，突然有種回到過去的錯覺，好像一撇頭，就能看見他。一個人開往雲林，這條路還是那條熟悉的路，只是那時候我還不知道，人不會永遠坐在駕駛座上，也不會永遠有力氣，幫我踩下油門。

那是個被病房味道壟罩的冬天，那年外公在中榮做了攝護腺的開刀手術，當時我連攝護腺的知識都非常模糊，也不知道術式是甚麼，從後續的發展看起來並不太成功，也許是我外公真的老了，手術後的外公看起來蒼老了許多，但更明顯的是他運動能力的退化，從那時起，拐杖再也不離手了。

手術之後出院，我們照慣例帶他去台中都會公園，只是這一次，他不是坐在駕駛座，而是副駕，我坐在後座，看著外公努力把安全帶扣上，表情有點不自在，下車時，他抓著車門、先停在原地喘口氣，才轉身，讓雙手握上冰涼的把手，他低頭看著自己的腳，像是在重新思索如何踩在地上，以前他總是走在前頭，我們在後面努力的追他，從那天起，換成我們在旁邊看著他的每一步，既緩慢又小心。風很大，公園裡有人跑步，有小孩在滑草，有人牽著狗走過。他走沒幾步就用台語說：「坐一下。」我們在附近找到一張長椅，他坐下，呼吸稍微穩定，助行器立在一旁。

那時候醫學上的詞彙還沒正式進入我的生活，更沒有「肌少症」、「老年症候群」這些名詞，真正站在我面前的，是一個曾經扛得起一個家庭的長輩，如今只走了幾十公尺就必須停下來歇氣。

後來開始的旅行，從副駕駛到後座，從助行器到坐在輪椅，漸漸地坐在沙發和躺在床上變成常態，他的腿時而水腫時而消退，不變的是他流失的肌肉，在水腫退去後只剩細細的腿。在我們這次去雲林外放的專題中，我們想調查「社交活動和肌少症的關聯」，在訪問門診前面的病患的時候，他們或他們的家屬總是迅速的寫上他們的 LSNS-6 社交量，但在家裡，這些變化是每天的一點點：從「下次再出門」變成「你們去就好，我在家看電視」；從「今天好像沒出門」變成「坐在輪椅上的阿公，偶爾被我們推出去曬太陽」。年復一年，他開始不太想在親戚聚會時多說話，大家來家裡拜訪，他總是把身體往椅背靠得更深，有人提起他年輕時的事，他只是笑一下，接著又安靜，

這些細微的變化很難用分數來評估，但我真實地感受到，他的社交圈正在一圈一圈縮小。

隨著外公身體的退化，我的阿姨開始學習怎麼幫他翻身，注意各種用藥，並且接觸了長照服務，時不時會有照服員來家裏，而後的各種生理需求，尿布尿管，穿脫衣服越來越需要阿姨和阿嬤的幫助，偶而還有不穩定的情緒，可能是譫妄，也可能只是單純的疲累和煩躁。多年後，當我在教科書和個案討論裡看到這些老化現象時，總會忍不住想到他，對我而言，那些名詞比較像是來得太晚的檢驗，檢驗自己當初有沒有好好地和外公交談，有沒有好好珍惜還能陪在他身邊的那段時間。

大概在某一次回清水外公外婆家後，阿姨和我媽開始討論要不要進入安寧緩和醫療，那時的我已經大三了，對這些詞語有一些了解，但對於安寧仍是抽象的理解，我沒有看過幾次家訪，多數都是阿姨轉告我們，主要是問睡得好不好，狀況還好嗎？等等的問題，在某一次的家訪剛好我在，醫師嚴肅的告訴我們，大概外公只剩兩三個月的時間，當時阿姨露出不可置信的眼神，並且回應：「他不是一直都是這個狀態嗎？」那句話至今還留在我腦裡，對家屬來說，「慢慢變差」常常是一條看不太清楚的斜坡，很難意識到自己已經走到哪裡了。

當年度的年底，平安夜，也是考完區段的當天，我看見家族群組突然湧出一串訊息，媽打了幾通電話催我趕快回台中。當晚我們一起圍在外公旁邊，放著《望春風》，我聽著他急促的呼吸，漸漸地、漸漸地慢慢變輕。我摸了他的脈搏，越來越小，到最後摸不到了，取而代之的，是房間裡壓抑不住哭聲。

事後我才理解，原來這就是居家安寧的意義，能在生命的最後一刻，在最熟悉的地方，與最熟悉的家人，結束這段旅程，是他的九十幾年的人生，而不是被各種醫療儀器佔滿的結尾。

在雲林外放時，我跟著老師和護理師坐上那台居家安寧的車，一戶一戶地去看病患，現在我是握著筆和病歷的那個人，而躺在床上的是別人的外公、外婆、爸爸、媽媽，看這些病人，到了現場看著護理師檢視藥單，換個種管路，解釋狀況，並且努力跟已經無法說話的病人打招呼、介紹自己，而我站在那些病床旁邊，常常覺得自己像是站在兩個時間點上，一邊踩在現在的雲林，在學著怎麼跟家屬談進食、談呼吸、談不再送急診；另一邊卻還留在前年冬天的房間裡，看著外公安靜躺在床上，胸口一高一低，慢慢地、慢慢地停下來。回程的車上，司機握方向盤，老師坐在副駕，護理師坐在我旁邊，補寫紀錄，我則看著手機裡存著的外公照片，一張是我們去虎尾糖廠，他和火車頭的合照；另一張是最後一次中秋烤肉，他拿著夾子，笑得有點虛弱，卻還是開心。

死亡，對於活著的人，從來都不是結束，這段旅程之後，我也變成坐在駕駛座的人，要面對我的病人、我的家人，還有我自己的那條路。我希望自己能像外公當年那樣，陪著別人，也陪著自己，走完生命的每一段路。

在外放的最後一晚，我從雲林開回台中，播了〈人生海海〉，那是我最近最喜歡的一首台語歌，高速公路的路燈一盞一盞亮起來，我握緊方向盤，在國道一號上，對著這條跑過無數遍的南北向，對著已經不在的外公，說了一句：

「你以前載我們走的路，現在換我來走了。」沒有回音，只有引擎的聲音和輪胎壓過路面的顫動，但至少我明白，有些東西並沒有因為死亡就完全消失，而是進到我生活中的理解，包括我將來怎麼看待病人、家屬、老化、衰退，以及那條每個人終究要走完的路。

## 得獎作品：從副駕到駕駛座

---

### 評審賞析：

文章處理外公老化的整個歷程，頗貼近生活，也從醫學角度做了適度的觀察。老化，是作者的觀察外公的視角，恰好對應標題的設置。作者從副駕進入駕駛座，正是在路上的盛年，而外公恰恰已退坐副駕，甚至走向臨終。文章有溫度，也有作者醫學專業的眼光所做的反思。整體敘事情感真摯，脈絡清晰，能引發共鳴。